

香港中產階層面對的挑戰

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 馬逢國議員 (26-06-2000)

香港的中產人士對社會一直都是付出的多，取回的少。「自力更生」向來都是中產階層的作風。然而，在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之中，香港的中產階層卻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。

談到中產階層的困境，我想近期大家談得最多的大概都是負資產的問題。金融風暴至今，樓價已急速滑落至 92 至 93 年的水平，相比 97 年高峰期時，平均跌幅達五成，較早前一些地產公司的統計，單在全港三十一個較大型的屋苑，總市值已消失四千億元，涉及業權達十五萬戶以上，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產階層。

其實，中層人士向來都是樓市的受害者。他們絕大部分都只希望置業安居，並以此作為儲蓄保值之用。他們在樓市高峰期，眼見樓市持續急升，為怕將來成為「無殼蝸牛」，節衣縮食也要及早置業。但在樓市急跌後，他們的積蓄卻化為烏有，甚至要背負一身債項，成為了「爛殼蝸牛」。由於物業失去保值能力，當這批人為已按揭物業供款期滿後，已人到中年，即使將物業出售亦會虧蝕一大筆錢，到時他們憑什麼改善生活質素呢？如何安渡晚年呢？

另一類受影響者是中小型企業。這些企業的東主通常將物業按了給銀行，套取現金周轉。但樓價下調導致銀行削減信貸限制，令這些公司陷入困境，可能被迫要結業裁員。

中產人士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就業保障。以往香港的製造業北移，受到最大影響的往往是低技術的工人，但在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之中，不少中層的管理人員亦受至影響。雖然在近期的資訊科技熱潮下，科技人才炙手可熱，薪酬隨時可以翻幾番，但這情況只限於個別行業。不少傳統企業的中層人員，即使有幸避過裁員的厄運，也要被迫減薪、減福利，工作量亦有增無減。

隨著近年的資訊科技日趨發達，電子商貿亦日漸普及，商業往來的方式也有所改變，一些專業和管理人員即使擁有多多年經驗，若趕不上新科技的步伐，也隨時可能被淘汰。在這情況下，他們應該如何裝備自己呢？

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，中國又即將加入世貿，香港的中小型企業一旦跟不上市場型勢的變遷，就須面對如何生存的問題？

以上幾點只不過是中產人士所面對的部分挑戰。其實中產階層最大的困境，可能是他們一直缺乏真正的代言人。

工商界不滿政府的措施，大可以直接向政府投訴，甚至可以用投資的決定向政府抗議；低下階層人士生活上出現困難，政府和不少的社會服務團體可以提供幫助；工人遇上勞資糾紛，往往有工會代為出頭。但有誰可以代表中層人士說話呢？

自從八十年代香港開始發展代議政制，引入各級直選後，不少政黨紛紛成立，並以代表基層利益為己任，令低下階層的聲音得以進入建制，與工商界抗衡。反觀中產階層，雖然他們佔了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，也是各行各業的中堅分子，但他們不單要在經濟上做「夾心階層」，就是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微不足道。

事實上，香港中產階級的組成相當複雜，包括各行各業人士，再加上他們一向都傾向以溫和、理性的方式，自行解決生活上的問題，不甚熱衷激烈的街頭政治運動。即使對社會或政府政策不滿，往往只會保持緘默，逆來順受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他們往往是最容易被遺忘的一群。

然而，這並不表示中層人士的聲音是可以忽略的。回顧 97 年以前，香港每年有四萬多至六萬多人移民海外，當中不少人是專業和行政管理人才，令香港面對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。但近年這批人對香港的前途恢復信心，紛紛回流。入境處估計，目前香港最少有 11 萬多的回流人士。

其實，在所有經濟發達西方國家，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影響力，絕對不低於工商界和基層。這些國家汲取了過分偏重某些階層利益的教訓後，都明白到必需兼顧上、中、下層的利益，社會才能持續、穩步的發展。

我們這樣說，並非表示香港應該削減低下階層的福利，也不是說政府應該向中產階層提供更多好處，我們也不認同某些傳媒所指，提出穩定樓市措施，便是要求政府托市，幫「炒樓」的業主翻身。事實上，中產階層一直沒有改變其自力更生的作風，我們只希望政府多聽取中層人士的聲音，廣納民意，不要忽略這群沉默的大多數。

我們相信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，每一個階層的利益必需得到充分照顧，意見也要在建制內得以反映，經濟才得以持續發展，社會才能繁榮富裕。

我們也相信，中產階層的利益與社會上各階層不單沒有矛盾，而且還是唇齒相依的。試想沒有優秀的專業和管理人才，工商界怎會有的良好的營商環境呢？中層人士失去消費信心，零售、飲食，以至交通運輸和其他服務行業也難以興旺，低下階層何以維生呢？目前香港有 28 萬間中小型企業，佔全港公司總數的 98%，若這些企業不能趕上時代而紛紛倒閉，失業率會攀升到那個水平呢？



(本文已刊載於 2000 年 6 月 26 日之《信報》)